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红二方面军卷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红二方面军卷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本册收入第六至第九部分文章 115 篇

“六月雪”

田国浩

渡过金沙江，又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就到了雪山地区。

天气十分闷热，太阳像火似的烤着大地，我们仿佛是背着火炉在前进。汗，一个劲地往下流，把眼睛腌得生疼。鼻子、嘴都干的像冒烟似的。路像“之”字形，左拐右拐地向上延伸。旁边那座半个月以前就看到的大雪山，现在显得更高大了。到了山脚下，向上望去，山顶高不可见，白皑皑的冰雪在夕阳的余晖里闪耀着刺目的光芒。据当地老乡说，这座山一上一下，要走 70 多里路。

天黑以后，我们借着朦胧的月光，沿着蜿蜒曲折的山径向上爬去。队伍拉得很长，抬头看，头顶上有人；低眼瞅，脚底下也有人。战马在嘶叫，啦啦队在前呼后应。喊声，歌声，震荡着草木丛生的山谷，发出欢乐的回响。同志们的情绪实在高，但都走不快，因为路太难走了，又看不清，不小心就有滑下去的危险。

我们艰难地走了一夜，直到天亮还没有到达山腰。前面传来休息的命令。我们在道旁停下来，吃了点炒面，又继续前进。

越向上走，山势越陡，小道儿几乎要笔立起来了。山路虽然经过前面部队的一番修补，但是骡马走起来，仍然相当不便。道旁绝壁上悬着的石块，若不注意撞下来就有砸破脑袋的危险。山涧里的水，湍急地向下倾泻着，溅起几尺高的白沫子，发出哗哗的吼声，真叫人胆寒。

将近中午，我们爬上半山腰。刚一拐弯，便见到两座高山，好像要紧紧地偎依在一起似的，把小道夹在中间。两边石壁上伸出几棵葱绿的青松，路旁青嫩的小草刚长了两寸高，几棵黄色的小花骄傲地随着温和的山风摆动。这里完全是一片春天的景色。可是在背阴的地方，微风徐来，凉爽宜人，又给人一种秋天的感觉，使人完全忘记了当时正是夏天。

又往上走两个小时，就好像进入了冬天。白皑皑的积雪，越来越厚。道路滑溜溜的，行动更困难了。走在我后面的一个贵州籍同志，由于年岁大，身体又弱，越走越喘，越走越吃力了。我顺手去接他的枪，副班长也赶上来要帮他拿背包，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肯，还是艰难地支撑着身子前进。

再向上走去，好几层雪冻在一起，差不多有两尺多厚。雪底下的水还是在哗哗地流着。山势更加陡峭，道路更加崎岖窄狭，要是走一步不稳滑下去，那就再没办法爬上来。草鞋早就被雪水浸透了，十个脚趾冻得又麻又木，深一脚浅一脚的，也不知道是冷是热。

空气也越来越稀薄了。胸口上好像压着千斤重担，透不过气来，走几步就得喘半天。我后面那位贵州籍的同志，额头上的汗直流，看样子连往前爬的劲都没有了。不得已，就坐下来。指导员忙抢到他身旁，像慈祥的老妈妈一样，把他的手架在自己的肩上，慢慢地把他扶起来，耐心地对他说：“同志！再坚持一会儿，过了雪山就是胜利！在这里，说什么也不能停呀！”

“我自己还能走！”那个同志轻轻地推开指导员的手，激动地说了一句，又摇摇晃晃地走着。

下午3点钟我们到达了山顶。大家多么高兴啊！

忽然西南方向涌起一块乌云，迅速挨着山头压过来。接着暴雨夹着冰雹，劈头盖脸地打来。不一会，又变成了鹅毛大雪。真是瞬息万变。我们身上的单军衣被浸透了，有的地方还结了一层薄冰。冷风一吹，把大家冻的上牙直打下牙。指导员和连长忙着叫大家打开被子，披在身上。

风好像故意和我们闹别扭似的，越刮越大。我们的脚陷在一尺多深的雪里，费老劲才能拔出来。被子被风吹鼓起来，像船上的帆篷，拖得我们来回直晃荡。我们几个人就互相搀扶着，一步一步的向前移动。

这时指导员自言自语地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简直比蜀道还难！”后边的小通信员不知把这句话听成个啥，就接着说：“指导员，我们不是已经上天了吗？咱们的脚早就站在云彩上面啦！”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雪终于停了。傍晚的太阳，紧贴着西边的山顶照过来。白雪闪耀着光芒，刺的眼睛都睁不开。

我们跨过山顶，开始下山了。我心想：下山了，该省点劲了吧！谁知道下山并不比上山容易，身子总往下滑。前面一个战士稍有疏忽，一溜就是十几丈远。同志们正为他着急的时候，他却高兴地站在下面，大声喊我们：“来，来，坐滑梯下来吧！”于是我们也学着他向山下滑去。

晚上，我们到底战胜了风雪，获得了全胜。全连没有一个掉队的。在一天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春天和秋天，也经历了风雪弥漫的冬日；可是下得山来，气温仍然很高，我们又回到了夏天。

选自“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星火燎原》第3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2月版，第313—315页。

田国浩，1909年生，湖南龙山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时为红二、六军团某连战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工会主席、公司党委副书记等职。1977年逝世。

山上一日

李桂林

一天傍晚，我们连 130 多个人在一个有着小松林的山洼里宿营了。把帐篷撑了起来，大家就在篝火跟前化雪水拌炒面吃。人们的脸越来越黄了，小李胖乎乎的圆脸蛋，现在变得又黄又瘦。他一边烤着火，一边出神地望着矗立在面前的大雪山。我碰了碰他的肘子：

“看么？吃饭嘛！”

“你看，雪山多好看啊！”

我仰头看去，只见白雪覆盖的山顶，被太阳的余晖映射着，闪着亮光。天空几朵白云，也被晚霞染红了，像画上画的，美丽得很。可谁又能想到这座大雪山会带给人们那样多的灾难！

第二天太阳刚出来，同志们便精神抖擞地向大雪山前进。

山上的雪有的齐脚脖子，有的齐大腿，要是掉到雪窝里，整个身子都会埋下去。我们的指导员和连长走在全连最前头。每当指导员爬上一个陡坡，就站住向大家喊：“同志们上啊！看谁先到山顶！”

晌午，从东边山上飞起了一团黑云，随着就刮起了怪叫的狂风。这团黑云越来越大，连山顶也湮没在云海里。暴风卷着积雪，刮得天昏地暗。一会儿，又下起了大雪，扑头打脸，简直要把人埋住。怕人的暴风越刮越凶，雪越下越大，迷迷茫茫，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清。后面的人只能紧盯着前边的人，一步步向上迈。不管风雪多么大，我们总

不能停，于是大家就手拉着手，连成一串，冲着从山顶倒卷下来的风雪，艰难地向顶峰攀登。

快到山顶了，可是风雪更大了。我的手却冻僵了，腿麻木了，连冷带饿，浑身没有一点儿劲。脑壳发涨，耳朵里嗡嗡响。指导员右手拉着我，左手拉着小李，肩上还挂着步枪，领着我们往上走。忽然小李同志一下子倒了，脸同雪地一样白，嘴唇上没有点血色。他慢慢地说：“指导员，不要管我了，你走吧！……”

指导员眼里滚出了两串热泪，但他还是安慰着小李：“来，我背你走。只要有我就有你，我决不能丢掉你，我们一定要去找中央红军！”说罢，他就蹲下来，背起小李，一手还拉着我。

就这样，我们在互相帮助下，终于爬到了山顶。

雪山向上爬起来困难，下去比较容易。好大的坡，吱溜一声就溜下来了。下山了，黑云也渐渐退去，在夕阳斜照下，这座折磨人的雪山又变得那样安静而动人。我被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所支配，突然扑在指导员的怀里，激动地说：“指导员，我们到底过来了！”

选自“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星火燎原》第3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2月版，第316—317页。

李桂林，1913年生，湖南平江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红军长征时为红二、六军团某连战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部副主任、后勤学院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1年在北京逝世。

收容队

萧新书

天刚刚发亮，师里的常参谋长便带着我们连，向雪山进发了。我们的任务是在全军后面做收容工作。

山上铺满了两三尺深的积雪，一脚踏进去，总要费很大力量才能拔出来。有的同志腿肚被锋利的冰雪划破了，淌着血；有的把草鞋陷在雪里，再也找不到，只好光着脚走。

爬着爬着，气候突然起了变化。一股寒流向我们袭来，汗湿的衣服，顿时变成硬邦邦的冰筒，一迈步唰唰响，磨得大腿生疼。呼出的气也凝成白霜，挂在头发上、胡须上，我们都成了银发老人。融化的雪水冻结了，像层玻璃铺在路上，蹬上去站不稳脚。有人滑下去，被什么东西挡住，起来再爬；也有人滑进雪坑，几个人合力才能把他拉上来。

这样一冷一热，跌跌撞撞，有很多同志支持不住了，晕倒在地上。没有倒下去的同志走上去，背起就走。的确，大家都这么想：团结一致，战胜雪山。

我们收容队的同志背着体弱的战友，咬着牙一步一喘地向山上攀登。饿得实在挺不住了，就顺手抓把雪塞进嘴里压一压。可是山呢，还望不到顶。它有多高呀！我曾几次想把保存在口袋里的那块银元大的干粮吃了，但每次总是这样对自己说：不到爬不动的时候绝

不吃它！

忽然，山上又滚下一个东西。越来越近了，仔细一看，原来是个人。我们连忙赶上去，把他挡住。那个同志脸上流着血，紧闭着眼睛，心口还有点热气。我们忙取出被单给他盖上。喊了半天，他才睁开眼睛，张着嘴说不出话。我们知道他是饿极了，班长便掏出一块干粮递给他。他吃完干粮，才慢吞吞地说：“同志，你们是哪部分的？”

“收容队。”我说。

“收容队？”他睁大眼睛，然后强支起身子，站起来就走。

“同志，一起走吧！”

“我不能跟收容队走，我不能掉队呀！”他看了看我们，强自一摇一晃地走去了。

黄昏的时候，我们终于爬上了雪山顶。白云在头上低压着，顿时觉得呼吸困难，心跳得很凶，简直要从喉咙里冒出来；头也昏沉沉的，眼前金花乱转，连站在面前的人也分辨不清。可是，我们心里明白：一定要赶快收容，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山顶上，掉队的同志很多。有的很快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有的起来倒下，倒下又起来地挣扎着。我赶忙把那块干粮掏出来，送给倒在我身旁的一个同志。那个同志接过干粮，可是他只咬了一口，又递给了旁边的另一个同志。这样，一块银圆大的干粮，传了几个人才吃完。

我们含着泪，刨开雪坑，埋进牺牲的战友。大家都默默无声，心里十分难过。

这时，师参谋长要我们快把没牺牲的同志背下去。全连的同志，立即背起掉队的战友，向山下猛跑。有人实在没劲了，就抱着被收容的同志，顺着雪坡向下滑。底下气候好些，我们才停下来喘口气。一看，衣服成了布条，胳膊上、屁股上都流出血来，被风一吹，像刀割一样痛。可是我们的心里却很高兴。因为，仅我们一个班就救活了七个同志。

选自“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星火燎原》第3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2月版，第317—319页。

萧新书，红军长征时为红二军团六师侦察连战士。

翻越玉龙雪山

李立

我军渡过金沙江后，就到达了玉龙雪山。玉龙山是横断山脉的大雪峰，海拔 5500 米，终年覆盖着皑皑白雪，人称万年大雪山，山上的积雪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这玉龙山倒也名副其实，活像一条蜿蜒起伏、腾空飞跃的玉色苍龙，横卧在我工农红军的面前，挡住了去路。

我军渡江之前，由于军情急迫，又需保密，没有向战士讲明去向，大家对来这里缺乏必要的精神准备。同时，部队进入云南，天气转暖，大家已把棉衣改为夹衣，而对进入高寒地区又缺乏必要的物资准备。部队原计划过雪山，入中旬后再作短期休整，扩大红军，补充给养，继续北上。而来到雪山之下，经过进一步调查了解，才知道翻越雪山有许多未曾料到的困难。大雪山上终年覆盖着不化的冰雪，天寒地冻，空气稀薄，阴晴无常，瞬息万变。一天之内，忽而晴空万里，风和日丽，忽而狂风大雪，暴雨冰雹，往往让人捉摸不定。单靠现有的条件，雪山是爬不过去的，必须进一步做好准备。

为了顺利爬过雪山，部队决定在格罗湾^①一带休息三天，发动干部、战士做好过雪山的一切准备工作。在思想方面，我们派人深入到当地居民群众中去访问调查，了解当地地理条件、气候特点和过雪山应注意的

^① 原文误为格罗湾。

事项，向干部、战士进行宣传教育。同时积极做好思想发动，向全军提出与中央红军会师，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口号，要求大家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这项战略任务。在物资方面，我们动员老百姓卖新旧棉花给红军，让战士们把两件单衣合在一起做成棉衣，把夹被做成棉被，每人各备一两双草鞋。同时积极筹购粮食、辣椒、生姜、急救药品，携带上火石镰刀、小型皮风箱。由于这一带荒凉偏僻，人烟稀少，我们筹集的物资很有限，远远不能满足部队的需要。我们决心战胜困难，爬过山去。

为了减少沿途物资供给上的困难，总指挥部研究决定，从5月5日开始，全军分为两路纵队出发：二军团为左路纵队，经德荣^①、巴塘、白玉，向甘孜前进；六军团为右路纵队，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也向甘孜前进。

这天早晨，浓密的大雾笼罩着整个山村和金沙江面，到处是灰蒙蒙的一片，对面看不见来人。战士们随着雄壮的军号声响，纷纷起床、洗漱、吃饭，准备出发。临行前，部队集合一处，由政治部的负责同志作了动员。总部要求全体指战员发扬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和互助友爱精神，能扛枪的就扛枪，能背行李就背行李，把坐骑给伤病员同志。这次爬雪山是对每个共产党员的一次严峻考验，都要以身作则，吃苦在前，起好模范带头作用。

山下的战马嘶鸣，部队前呼后应，浩浩荡荡地向玉龙雪山进发。爬上雪山的队伍，宛若一条灰色的练带，绕山飘动，盘旋而上。到达半山腰，前面传来命令，要求部队原地休息，生火烧辣椒水、生姜汤，每人必须喝一碗暖暖身体。同时反复强调雪山行军纪律，要求大家必须严格遵守，不得违犯。因为我军指战员中大多数来自南方各地，对这里的环境、气候一时适应不了，加上物资准备又不充分，在艰苦的雪山行

^① 今得荣。

军中遇到了暂时的然而严重的困难，许多同志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为了保证部队顺利通过雪山地区，我军进一步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利用雪山行军的空隙时间，深入细致地开展了党的路线教育和北上抗日的政治动员，使大家树立战胜困难的决心，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部队领导还具体研究了可能掉队的人员，组织收容队收容了掉队的同志，动员所有骡马驮运伤病员。各连队也发动党团员和身强力壮的同志给掉队同志和伤病员以帮助照顾。

部队稍事休息，继续上爬。突然，前面传来一阵枪声，原来是一小股反动武装企图阻拦我军前进，发生了一场短促战斗。我军把这股敌人迅速消灭后，队伍又继续前进。没过多久，忽听上面又断断续续地响起一阵爆裂声，起初大家以为还在进行战斗，不由加快了脚步，但很快得到消息，原来是山上的大树被积雪压倒，从中腰断裂而发出的巨响。

再往上爬，大雪封路，行进越来越艰难。这里的冰雪常年不化，雪深没膝，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积雪下隐没着大大小小的雪坑，人们稍不小心，就会隐入其中，难以自拔。雪山道路窄小难辨，走在前边的人必须仔细探索，行在后边的人必须踩着前边人的脚印，步步紧跟。头顶上有大块的石头伸展出来，走路如不小心，就会碰住脑袋。脚底下是布满积雪的万丈深渊，稍不谨慎，就会葬入深谷。但是，这些困难吓不住英雄的红军，战士们仍然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迈进。

雪山上的气象变幻万千，太阳不知什么时候从云海中一下子钻了出来，遮天罩地的浓重大雾也随之渐渐消失。明丽的阳光照射在玉龙山上，亮晶晶的犹如一面极大无比的镜子，强烈的反光透过这镜面映照在我们的头顶上，光彩夺目，雄伟壮观。面对这雪峰奇景，大家不胜惊异，谁能料到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竟能领略到祖国山河的壮美啊！

再往上爬，积雪厚达一米，要是掉到雪窝里，整个身子就会被埋进去。我们只好一边开路，一边前进。继续攀登，地势越来越陡峭，山道

越来越崎岖，路面越来越狭窄，空气也越来越稀薄，许多同志都感到呼吸困难，行走吃力。这时，天气突然大变，一阵阵狂风裹卷着团团飞动的乌云，呼呼吼叫着滚过满是积雪的漫山遍野，刚才还是银装素裹、美丽如画的晴天雪景，顷刻间却变成了天昏地暗、雪沫横飞的混沌世界。狂风过后，鹅毛大雪便从天而降，纷纷扬扬，漫天飘舞，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风雪劈头盖脸地扫来，刮得战士们睁不开眼睛，看不清道路，大家只好互相搀扶，摸索前进。随着狂风大雪的降临，天气也骤然变冷。刚才大家头顶太阳，负重登攀，浑身冒着热汗，现在猛一天变，立即汗凝结冰，真是透心的寒凉。特别是有不少同志还身穿单衣夹袄，光着脚板走路，寒风吹来，更是万箭穿身，难以忍受。有的脚趾冻僵了，身上冻麻木了，但谁也不叫一声苦，仍然顶风冒雪，勇往直前。

在严重困难的考验面前，我军广大指战员既有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又有团结互助的高尚风格。有的争着抬担架，护送照顾伤病员；有的搀扶着体弱的同志一道前进，自己宁愿扛双枪，背双背包；干部十分关心爱护战士，主动让出自己的乘马给伤病员和体弱走不动的同志。全军上下，团结一致，互相关心，互相照顾，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大家都感到生活在这样一个战斗集体里的温暖。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在爬雪山过程中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由于高原空气稀薄，体弱的同志渐渐体力不支，他们越往上爬，越禁不住气喘心跳，头晕目眩。有的实在走不动了，便突然倒在路边。如果后边的同志挣扎着加快脚步赶得及时，便把战友搀扶起来，继续艰难挪动，或许生命有救；如果发现较晚，抢救不及时，这些同志便长眠于雪山。还有一些同志，他们走得精疲力尽，喘不过气来，想坐在路边休息一下，如果在连队干部赶来劝阻时不休息，继续坚持下去，或许可以渡过难关；如果他们不听劝阻，仍然坐下休息，那就很难再站起来了。还有一些同志，他们倒是咬紧牙关向前进，但有时走着走着，也会猛然间头昏眼花，“扑通”一下倒在路旁，同志们再扶也扶不起来了。他们之中也有过了

一会儿慢慢苏醒过来的，但是两条腿已经不听使唤，寸步难移了。这些同志多么希望和大家一起继续前进，共同奔向胜利的目标啊！可是病体不由人，已经不可能了！他们双眼望着同志们熟悉的面容，望着在风雪中继续行进的队伍，渐渐停止呼吸，依依难舍地永别了战斗的革命集体！也还有一些同志，在行军途中口干舌燥，饥渴难忍，看到山间的溪水，不知其中有毒，舀了一碗喝下，立刻中毒倒下。为了北上抗日，救我中华，有多少英雄儿女在雪山上献出了宝贵生命！有多少革命烈士的忠骨至今还深埋在冰雪之下！他们的英灵将和这玉龙万年大雪山一样晶莹洁白，他们的业绩将和祖国壮丽山河一样永世长存！

经过艰难攀登，部队逐渐接近雪山顶部。远远望去，大家看到山上有红旗在飘动，原来是先头部队的宣传队员们已经抢先到达！雪映红旗分外红，旗下响起鼓动声。只见宣传队向山下呼喊：“同志们加油呀！不要休息，不要坐下，快到山顶啦！”“大家手挽手，快些上，看谁先到山顶呀！”同志们一看山顶快到，立刻振奋起来，使出全身力气，加速冲上山去。这座海拔5000多米的玉龙万年大雪山，终于踩在了英雄的红军战士的脚板底下！唐代诗人李白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可是诗人哪里知道，我们工农红军爬越雪山比起蜀道还要难多少倍啊！

翻过玉龙山，部队到达了中甸县城。原来对这里寄予很大希望，想让部队在这儿进行休整和扩充，如今见了才知中甸仅仅是一座地处海拔四千多米之高，只有几百户藏民居住的荒僻小山城，计划根本无法实现。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民族隔阂，山城藏民对汉民有着很深的误解，对我工农红军也缺乏基本的了解。所以我军一到，他们戒心很强，抵触很大，加上语言不通，使我们在藏族地区的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

我军进入民族地区，能不能处理好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对于我军顺利通过中甸和广大藏民区，实现北上会师至关重要。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对部队进行了